



台北今年整个夏天几乎就没有遇过几次台风。我有天在新闻里听说,去年的“苏迪勒”强台风害温泉乡乌来严重受损,到如今终于修复六成,才顿感又一年流逝。我还记得“苏迪勒”过境时,刚好也是中元节前后,楼下的道场在雨中凄凄凉凉做法事,挂着一些祝福的话语,有一则是“风调雨顺”,看得令人心有戚戚。今年则要温暖热闹多了。

这几年来,我最期待的电视广告,就是中元普渡日的台湾全联超市。今年的全联大叔在影片里说,“每年农历七月,有许多朋友,需要大家的关怀,这对情侣,无家可归,他们正等待温饱。这位妈妈,舍不得孩子饿肚子。坐在我旁边的先生,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好东西了。不管你有没有感受到,只要存好心备好料,你的爱心就是为他们做好事。”我想有一天我离开这里,我会怀念这种民间的、集体的绮语。因为他们令我想起童年里的外婆,每年都那么热情地要全家人聚会做“七月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日子。但看她的表情,一定是个温暖的节日。长大以后才知道,对老人来说,每一个聚会,哪怕捆绑着年轻人眼中匪夷所思的“由头”,都是值得大操大办的,因为它指向团圆。然而“时空阻隔,岂止长路迢迢”。

最忙的时间里,还是抽时间去看了是枝裕和的新片《比海还深》。阿部宽饰演的20年前得过一个小文学奖的落魄作家,连哄带骗地让前妻、小儿子在一个台风天里到奶奶家拜访。早就破碎的大小家庭,因为天气不佳而尴尬地团圆在一起。但老人却很高兴。树木希林扮演的奶奶从冰箱里挖出冰了好久的咖喱煮饭……又为孙子放热水洗澡,就是为了能暂时留住这些可能已经不常常是“亲人”的“亲人”。小孙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彩票来问奶奶,是不是真的中奖了我们就又能在一起了?奶奶说:“应该是吧。”孙子说:“那我想要买一个很大的房子,再和奶奶住在一起。”

影片里有一个镜头是一家三口在大

风大雨里找丢失的彩票,像在找一个渺茫的团圆的希望。是枝裕和想要说的故事是“我们都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

影片中萦绕着不那么沉重的哀愁,与日复一日清醒又失落的自省。落魄作家在征信社做着不体面的偷拍工作,他的客户有年轻人,对他说“我长大后不会成为你这样的大人”,也有对婚姻充满嘲讽的妇女,对他说“我的人生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走错了呢?”作家把这句话记下来贴在家中的墙上。他已经把大部分美好人生丢掉了,仅有的几次因为思念跟踪,还在厕所中和小儿子打个招呼,儿子特地绕回来问他:“爸爸,钱的事你还有问题吗?”如果不是刚好袭来的巨大台风,那么大的离散,又怎么能实现那么小的团圆。岁月荏苒,能不能实现自己已不怎么重要了,人生渐渐表现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失败,但时不时有这样一场世故的台风该有多好呢。

我的老师许晖林曾在一篇写作清代望远赋的文章里引了阮元的诗,有一句话我十分喜欢,“吾从四十万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月亮本来遥远,却因为科学的进步好像变得更容易接近了。老师因此写“传统抒情话语因为西方科学知识传入而面貌改变了的月亮所遭遇的困境”。“月亮所遭遇的困境”,是我师借《泣红亭》说事。然而,像很多事。

又一年中秋要来了。这可能是在台北度过的第六个中秋,这一切似乎也不是精打细算好的,充满了“被推着走”的命运之力。我的人生也渐渐地和诗里的、电影里越来越多的故事互文起来。一切就如《西游记》中刘伯钦所说:“你在别人世界里,我在你的世界里。”就像无论时代怎么改变,技术的镜花水月,流行歌里无悬念的苦楚,都没办法去自觉地“救苦救难”、走向小径分岔的花园。科学真厉害,令月亮越来越接近,也改不了“故乡明”的幻觉。离散再有条有理,也比不过荒谬的一场团圆饭里,窃窃发笑的热气。

吾从四十万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

1988年泰国主办第十届世界诗人大会,首次邀请中国大陆诗人,出席代表九人,北自哈尔滨,南至广州各地文艺界所选出。中国大陆诗人与会时曾向世界文化艺术学院院长钟鼎文先生表示有意在中国大陆举办世界诗人大会,后经历届大会会长研讨,初步决定在原则上赞同。

及至1989年,香港诗人蓝海文去台湾参加诗人节庆祝大会,并带艾青具名5月20日的信件给钟鼎文先生,称“中国大陆诗人,恳切希望能在大陆举行一次会议,以诗会友,增进世界诗人友谊。”并告知先生中国大陆已成立世界诗人大会筹备委员会,由艾青担任主任委员,上海文学报社社长储大泓及华人文化交流委员会副主任雁翼担任副主任委员,且由诗界重要人士如邵燕祥等多人为委员,希望于同年12月在上海集会。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举行,直至

好的绘本就是一座博物馆

缪慧玲

在上海书展期间,由上海博物馆策划,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带回家的博物馆”丛书之《青铜国》受到读者与媒体的关注。在新书发布现场,小朋友们跟着绘本姐姐动手做游戏,与上博馆藏青铜文物子仲姜盘、父乙觥“亲密接触”,在纸上创意。

这本专门为6-9岁

艺林话旧

2005年在中国山东泰安市举办,然而这次是“国际桂冠诗人联盟”所属的世界诗人大会,而不是艾青函里的“世界文化艺术学院”归属的世界诗人大会。

钟鼎文先生当时回艾青的信是英文的,首段略叙了他们自桂林一别情怀:“It has been a half century already since both we separated in Kueilin in 1939. I always think of you with best wishes to you and your beloved.”足见艾青与钟先生交谊匪浅。

而有一年我曾选所藏一字一画以制贺年片。画是王济远于1931年6月以画仙版所作《二女并立图》、字则为何其芳写于1976年8月的一首律诗。后来收到鼎文先生回寄的贺卡,他略叙近况外,更言及昔年他在上海《天下

日报》、桂林《广西日报》任总编辑时,艾青都随他任副刊主编的往事。还说王济远是他的同乡,更是他夫人于上海美专习西画时的业师,见画如面故人,欣喜不已。

王济远,原名炯,1893年生于江苏武进,1975年卒于美国,享年82岁。王济远于1920年即被上海美术学校刘海粟校长延聘为该校西洋画科主任。在之前1919年8月与刘海粟、汪亚尘等于上海筹备成立“天马会”,定每年春秋两季征集全国新作的绘画陈

列展览,类法国之沙龙、日本之帝展,因此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他又在1927年赴法国和日本考察美术教育、1932年4月当选为“决澜”理事及1935年再兼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导师。最后于1940年中日战争之际,离华赴美,自始与中国之美术活动等脱节,故世人知刘海粟、徐悲鸿,却多不识王济远。

至于王济远于美术教育中,最为人乐道的是1918年,潘玉良考入于上海图画美术院时,潘氏就师从王济远习画,后来在1921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先入里昂中法大学,后入里昂国立美术学院,1923年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1925年入罗马国立美术学院,1928年毕业回上海。当时王济远为潘玉良于上海宁波同

乡会举办“中国第一个女画家画展”,展品达80件。自此潘玉良之名不胫而走,后被徐悲鸿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故王济远发掘之功,常为艺坛乐道。

综观王济远的画,因他早年先从事水彩画的创作,后改习油画,故画风仍留有水彩画的特色,就是用色不浓烈,而较淡薄。后于二十年代到欧、日考察,才开始体会西画技法的精神。自三十年代开始,他便侧重于技法分析及着重体面构成,笔触渐趋粗犷,遂与前期所作大相径庭。但由于王济远的传统绘画功力亦深厚,故为当时中、西兼能的画家。钟夫人能得此名师教授,想画艺当亦不凡。

钟夫人与鼎文先生鹣鲽情深,在癸未的诗人节时,先生九十初度,写下一首长诗《牵手》,以纪念牵手同登九十之缘,同时以毛笔抄誊,用宣纸套色印制分赠友朋,我幸得其中,卷首:“牵手,你牵我的手,我牵你的手,你我手牵手。让心连心的温存发为掌中温馨、指间温柔。”诗中真情,不言而喻。

及钟夫人辞世,先生沉痛不已,曾录他挽夫人的联句寄我:“先室向荃女士恸于2006年1月9日逝世,享寿九十三,挽之以联:‘鹣鲽七十年朝夕相怜,无憾足偿今世愿,人天三界恩爱永在有约重结来生缘。’”

有约重结来生缘,读之能不令人动容?



一根面条还不忘与小猪嬉戏玩耍,四脚朝天,一派天真。只见那鼎(ding)、鬲(li)、甗(yan)、豆(dou)、敦(dun)轮番登场,仿佛带小朋友置身于那个热闹的场景中,诙谐的文字和手绘插画,能够立刻抓住小朋友的注意力。青铜器的名字以及拼音读法、青铜金文在绘本中出现得最多,在器物名称中,在互动游戏中,甚至在绘本的编页旁也会标出相应的金文,特别逼真,给正在读小学阶段的小朋友提供了趣味汉字的感性认识,特别对于上博的镇馆之宝大克鼎它究竟有多大,有多重,都有具象描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馆新近修复完成、尚未与观众见面的“鸛(xiao)卣(you)”与“豕(shi)卣(you)”也出现在这本书中。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还留了一些至今考古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在书里面,例如青铜器“铺”在古时候所盛的食物并未确定,各方尚有争议,尚无定论。让感兴趣的小朋友和家

长的能够进一步拓展思考,但愿编者这个小心思小朋友能懂,从小在心里埋下好奇、探究的种子,今天的传承者也是将来的发现者。

在图文合奏的知识篇后,进入“实战”的游戏环节,上博的专家与绘本师再度挖掘,提炼青铜文化元素中兽面纹饰、铸造工艺(镶嵌、错金)、金文的特色特点,进行再创意,非常巧妙地融于游戏中。

当阅读了所有的游戏之后,在书的末尾留下了一页名为“自由的小孩”的空白页,空白的意味可以有多种,在合上书之后,让他们在走出青铜世界后,有一个自由发挥创意、自己做主的空间。

《青铜国》一书的编辑出版,历时两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整个编辑策划和创作团队中有青铜专家,资深幼儿教育专家的参与,始终秉持用“爱和专业”的态度、用心做小朋友的书,使儿童在博物馆文化和教育里浸润、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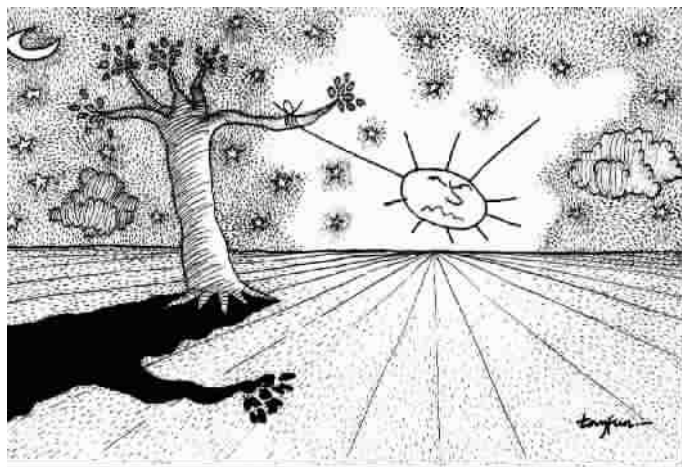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瓜架下

言子清

老屋的主人,是位老战士,在给孩子们暑假讲课归来后,于绿荫下的竹榻上睡着了。悄悄的,老人的孙子从城里探望他来了。他不愿打扰老人,瓜架下青石当凳,自个儿悄悄等了好久。凝视老人的霜鬓,孙子留下字条,要走了——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很多事等着他。他想,和当今有些早熟的年轻人一样,假如有不当之处,爷爷会原谅他的涉世未深……



拴(土耳其) 亚克古尔作

儿子十四,成长的尴尬期,每次我训他的时候总是以“你已经是个大人”开头,而想跟他黏糊的时候又会喊他宝宝。训他大多是因为他的迷糊,拉琴忘了谱子,出操忘了外套,扫地丢了拖把……每每我训得渐昂扬,他就会安慰:“等青春期就好了,老师说青春期的时候脑子里会有很多的东西,我现在脑子里还什么都没有。”好吧,尴尬是我的,他什么也没有。

其实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周末里我若没有稿硬而他做完作业,一壶两杯的喝茶聊天也颇得趣儿。他认真地问我,“我是不是不太聪明?为什么人家背英语很快我就很慢?”我便也认真回答:“我妈以

前也愁。她也觉得我不聪明。可后来她愁着愁着也就宽待开了,觉得我虽然笨点,可胜在长得也笨。要知道,这世上最惨的是脑子笨,却偏长了副聪明相,可倒霉。”他于是点头:“这么说,我不聪明是随你?那我就不计较了。”我一口热茶呛在喉咙里,吸了半

天的凉气才缓过劲,齙着牙补一句:“可你长得蛮聪明。”

初二的作业陡然就比初一多了不是一点。儿子一边做一边发狠:“那个隔壁班的谁谁谁,楼下车的谁谁谁,都是谁啊!数学我考97分还只有12名,究竟是怎样想要怎么样?!”我是个慢虑分子,急得慢却急得悠长。我倒不担心他考了几分或者能排几名。而实实在在担心万一他不喜欢读

书了可怎么办。我于是宽慰他:“最聪明的人自然是反应快的,他们以后尽可以去做生意。因为生意人需要面对各种诱惑最快的判断。你若是觉得这样太辛苦就读书做学问吧,也苦,但不着急,静下心来慢慢磨,总能出点成绩。”

儿子将信将疑:“可是不做生意就没钱给母校捐一个图书馆啊。魏老师作为我的母师会不会觉得没面子?”我很难形容内心的感受,半晌回话:“你得像个诺贝尔,母校母师就都有面子了,连里子,被单都有了……”

终于作业做完,他一边吃点心一边告诉我:“刚才我是在逗你,你知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不算太笨,也不会嫌弃你笨。可是你也不该逗我,说什么让我去

天才的隔壁是天真

施政

做学问。你问我。我要是做个生意,万一失败了赔点钱我倒不是太在意。可是万一做研究的话,你知道做研究很花钱,要是一直失败,我怎么办?”我略有意外给他递一杯水,付一付道:“研究这种事确实不能保证成功,要说一直失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可你不是心眼儿大么?我倒不晓得你会心里难过。”他瞪眼:“哪个说我难过了?我只是觉得很没有面子……”

儿子十四,虽然我坑他的时候远比教他的时候多,但也齐整地长大了。每天拉琴,偶尔写诗,吵架的时候写词。他说诗言志,词诉情。他说他不是天才,所以估计中考推不了优。我觉得还好,我愿意看着隔壁的天才,然后守着他的天真。

七夕会